

◎谢臣仁

千山鸟飞绝,雪花就成了冬天的飞鸟
冰冻三尺,瘦弱的云也被冻得神情凌乱
在一张清寒的经卷上
高原骨感的半张脸蜷缩在藏袍里

拥雪而眠,冰河须眉皆白
停止漂泊的记忆变得坚硬

一种看破红尘的冷无声休憩
一帖苦寒的符咒深埋粗粝的纹理

划破相思清洁的肌肤
独钓江雪,垂钓着冰河的体温
垂钓过往的前生和未到的来世

河畔玛尼石上,写下了谁的名字
一尾流浪的鱼,在冰面下

苦苦找寻另一尾快要冻僵的鱼

冰河开冻,回响空洞
就像冬天在使劲咳嗽
要咳出喉咙里最后的忧郁

把以酒御寒的高原叫醒
青稞种子盛装羞涩
一往情深,静候春天敲门



甘子日報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张磊

故园农事

打桐子

◎黄孝纪

生活中若缺失了审美的眼光,而只是单纯以有用和无用来对待自然万物,那么,看起来再多的生灵,要不了多久,就将毁于无形,再无一丝踪影,正如故乡的油桐树。

当煤油还未进入偏僻一隅的故乡人家,乡人夜晚点灯,靠的是桐油和茶油,以桐油为主。那时,每户人家一盏简易的桐油灯盏是必有的。贫寒人家的桐油灯,下面是一节小竹筒,用来盛油,上面放置一个铁质灯盘,恰如微小的乌黑锅底,盘盏里的桐油浸泡着一截白色的灯草,灯草的一头略略伸出盏沿。在夜里,这样一盏光线昏黄,散发浓浓气味和黑烟的桐油灯,曾在漫长的岁月里,照亮着乡人的寻常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有这样一个黑乎乎의旧桐油灯盏,不过其时少有使用,我们家点的,已是煤油灯盏。与我们村庄一江之隔的对岸小村油市塘,长长的石板街铺一端,有一栋砖瓦房,是国营的供销社合作社,里面就有煤油卖,乡人俗称洋油。每隔些日子,我便跟随母亲,提着洋油瓶子,走过木桥,穿过一片林子,来到合作社高高的柜台边,看母亲和里面的售货员谈讲买卖,浓重的洋油味顿时飘散开来。

村里村外,油桐树十分常见。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村北那片阔大的桐树坪,一棵棵高大的油桐树成行成列。油桐树的主干不是太高,树皮灰白,布满麻点,我们能轻易爬上去,骑在上面丛生的大枝杈上。在盛夏,浓密的大叶将这里遮盖得十分凉爽,青青的桐子挂满枝头,地面平整又干净,更是儿时玩耍的乐园。

江岸的桐子树也不少,尤其是珍珠潭一带。那时,江流的两岸,绵延着茂盛的高树:郁郁的柏树,巨冠的香樟,阔叶的梧桐,纷披的垂柳,钻天的白杨……还有这些青果如拳的油桐树。灌木、小竹子、荆棘,就更多,将一江清流映照得翠绿如染。珍珠潭是一眼大涌泉的名称,后来成了油市塘与我们村共用的一口好水井,巨大的流泉合着山溪,汇成江上的一条大支流。支流一岸的稻田边,便生长着一排高大的油桐树。夏秋的日子,油桐树下的深水支流,是往返的牛群钟爱之处,每当从此路过,必一窝蜂冲入水中,舒舒服服地躺着,露着头,扇着耳朵,目光光亮,在油桐树的荫翳里,很惬意的样子。

油桐树最多的地方,自然是远远近近的油茶山岭上。村前的对门岭就很多,在早春开花的时节,尤为明显。当光裸的油桐树枝上开满了粉白的繁花,碧绿的山岭就像一个大花园,这里一树,那里一树,满是的。油桐树的花讯,带给乡人的是喜悦,严寒从此过去,温暖的春天真正来了!

如同油茶一样,油桐的成熟也在寒露与霜降之间。昔日在生产队,摘油茶的时候,也顺带会打桐子。此时的油桐树,叶片渐黄,桐子也黄中泛红,圆嘟嘟的,看着令人喜爱。打桐子,多用竹竿,绕着高大的油桐树,一个个将桐子敲落,捡入箩筐。也有的人弹跳着,滚得远远的,没入了乱草荆棘丛中,只能由了它去。

漂亮的桐子挑回村,倒入石板巷子里阴湿的沟渠中,任其腐烂变黑。日后掏出来,用一种名为“桐子挖”的专门铁质小工具,挖出灰白的桐子仁,颇像放大的蒜瓣。

榨桐油的流程,跟榨茶油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桐油气味大,又黏稠,通常要待全村都榨完茶油后,才榨桐油。略微不同之处在于,桐子仁在榨油坊烘碾成粉末后,需掺入适量的谷壳一同甑蒸,再踩饼上榨,打出桐油。我家在分山到户的第一年,还摘过桐子,榨过桐油。

自从村庄通了电,桐油灯盏和煤油灯盏相继退出乡人的日常生活,桐油在乡村的用途越来越小,除了漆匠偶尔使用桐油漆木器,乡人对它再无别的需求。失去了使用价值的油桐树,它们的命运显而易见,很快遭到屠戮式的砍伐,彻底消灭于故乡的土地。

横断山人文

崇山峻岭中的骄子

◎张春文

傈僳族为北方古氏羌族群的一支,先祖属“鸟蛮”部落集团中的“笮夷”“施蛮”和“顺蛮”,传说历史上他们经过四次大的迁徙才转辗到今天的横断山纵谷地带。他们主要栖居于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崇山峻岭中,也有小部分栖居于丽江、迪庆、保山等地区。

傈僳人的栖居区地质结构复杂,山脉绵亘起伏,东有碧罗雪山,中有高黎贡山,西有与缅甸分界的担旦力卡山。那里雪峰耸立,峡谷深切,海拔4000米以上山峰40余座,山高坡陡,气候复杂,山巅有7个月的积雪期,交通闭塞,环境险恶,所以社会发展进程缓慢。清代史籍中曾这样记述傈僳人的栖居状况:“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之根以给日食。”近几十年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显著变化,除采集、狩猎外,还从事农业,种植玉米、荞子、旱谷、青稞、麦子、洋芋、瓜果等。由于生存环境的特殊,傈僳人古朴的文化传统、道德行为和生产方式得以相对完整地传承下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刀耕火种的民俗民风依然很浓郁;原始互助,尊敬老人,讲究信誉是他们普遍奉行的道德准则;一家有难四邻来帮,获取猎物大家有份,这样一些习俗被他们视为天经地义。至今在傈僳人的栖居区,出门是不需要带干粮的,不论走到哪,任何一家都会对你热情款待而不求分毫回报。

在与高山峡谷共存的漫长岁月里,傈僳人创造了独特而绚烂的文化,衣食住行、歌舞艺术,无一不融进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意识和性格心理,无一不烙上了刚毅之大山、深邃之峡谷的印记。

怒江州傈僳人的住宅以干栏式竹木建筑为主(其他地方也有少量木楞房和土墙房),这种房子是在斜坡上竖很多柱子,上搭一个平台为屋的地面,因而又叫千脚落地房。室内地面覆板,墙体或竹蔑或木板,顶部盖草,全部结构都由竹木组成。这种竹木结构房屋取决于地理环境。因怒江流域很少有平地,只能在斜坡上建房,当然就要立很多柱,更重要的是这种房的下部是悬空的,既可以躲避野兽侵袭,又利于通风防潮,避免山岚瘴气的危害。建房一般选择在“阔时节”进行,届时邀请四邻及亲戚一起动手,一座房一天就可完成。房屋建好后,要在房前房后栽种几丛大龙竹。室内最重要的是要建火塘,火塘上安置铁质三脚架。火塘自新房建起之日就永不熄灭,这是家的兴旺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每到年关还要祭祀火塘。

傈僳人现在的家庭多为夫一妻制,解放前还保留有群婚制和转房制等原始婚姻习俗。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中,约束的对象是已婚妇女,对未婚青年则大开绿灯。未婚女子有充分的社交自由和感情自由,村寨组织或父母还要修建“公房”,供她们婚前恋爱使用。婚前是浪漫的,结婚却是

严肃慎重的事,历来被族人所重视。结婚主要有订婚和结婚两个程序。订婚时由媒人去女方家求婚,获得应允后男方要付出少则三头多则七、八头牛的彩礼。结婚是一种喧腾的盛事,众乡亲都会应邀而至,歌舞、酒宴从昼到夜。

傈僳人坚定、深沉、勇敢、守信的性格体现在服饰上就是以黑为美。男子以黑布包头,着对襟长衫或短衫、宽腿长裤,女子着右衽收腰浅色短衫,外穿深色夹袄,下身因年龄不同分别为黑、蓝、浅白多褶长短麻布裙,头戴用珊瑚珠和海螺片编串成的“欧勒”帽,胸前挂有由贝壳、料珠、玛瑙和银币组成的饰物,绚烂雅致,色彩鲜明。据说古时候因四处游牧,没有固定的“家”,财物、贝币等无处保存,只能串起来挂在身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传承不变的服装装饰物。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极为落后,旧时的服装由麻布制作。现在纺织和印染技术提高了,服饰也采用了现代机械织品。傈僳人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处中积累了生存经验,视人的一切为大自然的馈赠,有强烈感恩自然、崇拜自然的心理,他们的图腾崇拜以与民族社会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为崇拜对象,并以此为民族称谓,如熊、虎、蜂、鱼、荞、竹等。这种对自然的崇拜最终演变为信奉自然的原始宗教和爱护自然的种种民俗禁忌。他们的原始宗教认为万物有灵,相信宇宙间一切都是由米斯(山神)和尼(主宰自然的精灵)所支配,山有山神,水有水鬼,树有树神,山川河流、草木动物都有神灵依附。因此在进行修房造屋及一切生产活动时,都要祭神灵以求保佑。长期的祭祀活动造就了脱离生产劳动专事祭祀的尼扒和尼古扒(祭司),他们有固定的祭祀程序和祷告词调,被人们视为能与鬼神沟通的人,人们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修房造屋乃至开犁下种,都要请祭司占卜或祭祀。

在几十年前,傈僳人在日常生活中还靠刻木结绳记事,他们的历史和文学艺术都是口头传颂下来的。他们的歌唱形式很多,如木刮、摆时、优叶、切我等。木刮意为叙事抒情的古歌古调,主要演唱家谱、史诗,如《创世纪》《牧羊歌》等,反映了先祖转辗迁徙中的悲欢离合。摆时,意为要说的话,主要用以说事、喻理、抒情,青年人也以这种形式表达爱情。其调子气势雄宏,可隔山、隔河歌唱或对唱,属无伴奏多声部合唱。傈僳人欢度岁月的方式除艺术外,还有种神节庆,如阔时节、澡堂会、新米节等。阔时节为年节,日期的择定以观察物候来确定,选择于樱桃花开时,一般在十二月初到正月初十之间,这个月叫过年月(傈僳族历法)。届时杀猪宰羊,酿制米酒、搯制糌粑,举行民间歌舞和文体活动。新米节也叫尝新节,于秋收后进行,家家煮酒尝新,晚上对歌,并将煮熟的第一碗饭先给狗吃,以感谢创世纪初天狗从天上给人间带来了粮种。

五色海

第1055期

迪庆在线

横断山区公路日记

◎此称

孜雪塘村在国道214旁边的山地坝子上,民房和村庄格局都保留着完整的传统风格,且与三江并流区域的其他地方并无显眼的差异。

“孜雪塘是什么意思呢?”大次称、尼玛拉姆和我都会藏文,但都这样相互请教着,因为村落附近不见写着藏文的牌子,去问几个村民时,他们面露羞愧地说:“我们也不清楚村名的意义。”

我们穿过平坦的田地,顺着一条美丽的田间小路,不一会就来到了石刻所在位置。我原以为肯定是一组精致、小巧的小型石刻造像,当打开土墙的铁门后,却惊呆了。我孤陋寡闻,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风格最为奇特的摩崖石刻。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钻过铁门,瞻望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摩崖石刻,大家一反常态,立即停止喋喋不休与指指点点,静静地站立在岩壁下,看着眼前充满沧桑的石刻造像,许久都没人率先出言。这种感觉很难用言语描述,古老石刻给予我们的冲击,像那些真正富有能量的事物一样,早已在语言之外。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语言在这种存在面前,仅仅是一种亵渎。眼前的石刻造像并不华丽鲜艳,但透着一股令人沉默的力量,那些已经严重残损的雕凿细节,就是时间的体态和神色,时间在这个岩壁上具象的,可观可触的。

浮雕菩萨群像凿刻在一山嘴岩壁上,岩壁高约9米,宽约7米。大日如来像居中,双手禅定,神态慈祥,端坐于莲花狮子座上,但衣饰与常见的造像不太一样;左右侍立8尊菩萨,菩萨旁边刻有各自的名号。各分上下两层,右上为普贤、金刚手,下为地藏、观世音;左上为弥勒、虚空藏,下为文殊、除盖障,共为八大菩萨像,造型浑朴生动,但多处有剥落迹象,残损较为严重。

“这个不像我们经常见到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吗?”大次称说。再细看时,确实有多处奇异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衣饰方面,我们先前认为这组石刻造像的内容是一群唐朝官员,但随即发现侍立两边的造像旁边,刻有八大菩萨的名号。我们不是考古学家,没有这方面的辨别才能,于是带着这些疑惑,找到了石刻下方的一户人家。

“在中间位置的是赤松德赞。”一位头发蓬松、身材矮小、脸型俊朗的中年男子,打开柴门对我们说。我们恍然大悟,个个欢呼雀跃,像是找到了一片长满虫草的高山坝子。

“那这组石刻是什么时候刻的?什么人刻的啊?”我继续向大哥追问。

“这个不清楚呢,不过坝边有个关于这组石刻的藏文题刻。”大哥用手挠着头发,古铜色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活像一名被老师诘问的小同学。这景象再次触动了我敏感的小心灵,现今社会上,这种会害羞的成年男人实在太少了,人人都见多识广、不容质问,举手投足间,总是透着一些“你算老几”的潜台词。大哥的这种性情,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濒危性情”。

我们在大哥的带领下,走过一块长满青稞幼苗的田地后,来到了那块刻满藏文的石头旁边,但这块藏文题刻和摩崖石刻一样历经沧桑,除了一些线条模糊的字母,看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了。

后来,我们搜查一些为数极少的资料后,才知道过去几十年中,考古学家在芒康的好几地发现了类似的摩崖石刻,有些藏文题刻,字迹尚能分辨,其中最有效的信息就是纪年信息和吐蕃王朝的赞普名称,赞普名称基本是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分别为公元8世纪末与9世纪初的吐蕃赞普。由此,孜雪塘村的摩崖石刻也可确定为吐蕃时期的,距今约有1200多年的历史。

关于石刻像群的衣饰风格,考古学家通过对比考证后,认为与古格遗址或桑耶寺的一些老壁画有类似之处,是吐蕃时期的赞普和官员,以及王室贵族的衣饰风格。也有人认为,石刻的工艺特点,有唐代摩崖石刻的风格,唐代工匠也有可能也参与过这些石刻的雕凿工作。

“我们小时候,对面的山上,还能看到一座碉楼呢,听说是古时候打仗用的。”大哥站在一个很大的土拔鼠洞旁边对我们说,几只灰色的土拨鼠,穿过他的胯下钻进地洞里。

千年之前,芒康一带处于怎样的历史位置,我们不得而知。查阅了很多考古资料后,专家们也只有模棱两可的推断和猜测,缺少对这片区域板上钉钉的历史描述。因为这些遗迹的历史断层,让它们蒙上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像是时间留在大地上的古老谜题。

我们在大哥的陪同下,一边聊天,一边穿过田地走向公路边。临别时,大哥对我们说:“下次来,可以来找我,我带你们去看对面山上的古代石刻,很多的。”

我们向大哥道别后,开始驶往芒康县城。天色向晚了,我们必须赶在天黑之前翻过拉乌山,回到澜沧江畔的松赞如美山居,那里是我们奔波一天的底气来源,也是我们不断回到滇藏线上的勇气所在。

而这片土地,无法结尾。天亮之后,我们又将继续走在路上。

(全文完)